



学术新书评

史学新书评

(1996~1997)

◇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 /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学术新书评

史学新书评

(1996 ~ 1997)

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新书评:1996~1997/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
工作小组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学术新书评)
ISBN 7-80149-463-6

I. 史… II. 七… III. 史学-著作-书评-
1996~1997-选集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659 号

·学术新书评·

史学新书评 (1996~1997)



编 者: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

责任编辑:杨 群 金 岱 张 耒

责任校对:同 文 刘玉霞

版式设计:辛 诤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25

字 数:182 千字

版 次: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63-6/K·051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史学新书评》编辑委员会

于 沛 刘国新 李海文 张 彤
张亦工* 沈永兴 沈志华 徐秀丽
徐思彦*

(有*者为执行编委)

《史学新书评》前言

史学图书的评论，近几年有明显的变化和进步。编选这类丛书，正是为了反映这种变化和进步。

史学书评的变化和进步，主要是反映了史学界学风的变化和进步。这种学风的改善，可以说是当前史学进步的关键。对于史学的进步而言，社会大环境的进步当然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历史学起死回生、逐渐进步的情况，是学界同仁有目共睹的。但是，多年以来，学风的败坏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不良学风已经成为妨碍史学进步的直接原因。如果学界同仁不思改进，或者只是洁身自好、而不能扬清激浊，任凭学风颓败，中国的历史学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学风的败坏，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庸俗化的书评，只是其中比较明显和泛滥比较快的一种。所谓庸俗化的书评，一是不问良窳诚伪，一味巧言夸饰，一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采用八股程式，形同劣质广告。这种庸俗的书评，对著者、读者和出版者，都有误导的作用，不但助长文化垃圾泛滥，埋没

学术精品，而且败坏学术风气，摧残学术事业，任其蔓延滋长，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学界同仁一再呼吁史学杂志改进书评工作，希望由此入手，进而逐步恢复中国历史学的良好学风和优良传统。近几年来，多有史学杂志亟思改进书评工作，有所成就，但是没有在学界形成大的影响。

1996年春，在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的倡议和支持下，北京的六家史学杂志《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合作成立了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第二年，《史学理论研究》也加入了这个以改进书评工作为职志的联络机构。

书评联合工作小组由七刊编辑部的负责人组成，工作方式是定期聚会交流学术动态和史学图书出版情况，沟通各刊的书评工作情况和经验，互相观摩、互相促进。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每年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联合工作小组的工作和各刊改进书评的工作。这种学术合作，对于各刊改进书评工作，确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学术界形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1996年以来，七刊各自的书评工作都有明显的进步，主要是加强了组稿工作和注意编发学术含量较高的书评，其中最为学界注意和称赞的，是各刊都编发了一些严肃的批评性书评。其实，学术批评的本意不过是学术讨论，见仁见智，互相探讨而已。但是，

多年来，人们往往把学术批评几乎视同政治批评或批判，讳言批评，忌讳甚多。因此，批评性的书评一度近乎绝迹，现在一旦出现，竟然备受注意，毁誉参半，大相径庭。支持者摇旗呐喊，不免过甚其词，反对者大摇其头，不免揣测附会。如此种种，真令人感慨万端。不论如何，书评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注意，写书的人、印书的人和读书的人，都越来越谨慎了。据说有的地方评职称看重论文，专书太多反而令人发生疑问。这也许就是改进书评工作初见成效的迹象，或者也是学风改善的一个征兆。

本书编选的范围是，七刊在 1996 年初成立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合作改进书评工作以来刊发的书评，鉴于总量太多，我们只选入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其他的则附以目录，同时也收录若干关于史学书评的议论，以便读者了解书评的现状和改进的概况。为方便读者，我们按评论对象的内容和时间分类排序，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和刊期则标在文章的末尾。此外，对于收选的史评文章，除了纠正个别讹误外，在若干体例上仍保持原貌，一般不强作统一，尚请读者见谅。

我们计划今后陆续编印《史学新书评》，每两年的书评编选出版一册，俾能比较完整系统地反映史学图书评论的发展变化，进而反映史学进步变化的情况。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

因，目前我们七家杂志所刊发的史学图书评论，还远远不能说包容或涉及了近年出版的所有重要的史学著作，许多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虽然受到学界的重视和称赞，但是没有相应分量的评论。今后，我们七家杂志改进书评工作的重点，将是评论和介绍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我们相信，后续的《史学新书评》，将有可能成为展示史学研究最重要成果的园地。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资助和支持，七刊同仁谨此表示感谢。

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

目 录

《史学新书评》前言 (1)

当代史纪实作品中的虚构造假现象指谬

..... 徐 焰(1)

《中国农业大波折的教训》书评

座谈会 郑 重等(20)

新中国外交史若干史实考订

..... 宗道一(43)

读《杨匏安文集》

..... 龚育之(67)

北伐漫议

——读《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

北洋军阀的覆灭》

..... 陈铁健(74)

一部还西藏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好书

——评《西藏历史地位辨》

..... 阴法唐(90)

必须遵守学术规范

——从“强国之梦”系列丛书说起

..... 浩 力(104)

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

——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 王扬宗(116)

关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再讨论

..... 王扬宗 熊月之(126)

一部高质量的近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研究的工具书 汪敬虞(138)

攻瑕批谬 意在求全

——评《司马光日记校注》

..... 高纪春(147)

匡谬辨诬 端正学风

——答高纪春对《司马光日记校注》的批评

..... 李裕民(177)

“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

——评朴汉济教授《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

等论著

..... 周伟洲(193)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

〈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 瞿清福 耿清珩(206)

健笔破旧蹊 鸿篇开新局

——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 朱大渭 童 超(230)

在凝重的思考中求索

——读刘家和先生的《古代中国与世界》

..... 吴怀祺(247)

作为冷战历史的战后美国外交

——略评《战后美国外交史》

..... 任东来(264)

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

..... 马克垚(277)

了解国际史学的新发展, 然后是……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读后

..... 赵世瑜(291)

应当重视、改进和加强书评

..... 沈永兴(299)

附录 七刊书评目录(1996~1997年)

..... (304)

当代史纪实作品中的虚构造假 现象指谬

徐 焰

近年来随着出版界的繁荣和发行渠道多样化，在历史题材特别是人所注目的现代史题材的创作中，有一大批格调新颖、史实性和文学性俱佳的作品问世，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中很受欢迎。可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文坛中的某些人受拜金主义的诱惑，在图书市场上也抛出一批自称“史料翔实”、实则虚假充斥的所谓历史“纪实”。这些作者往往打着“披露内幕”、“秘闻”的幌子，在重大历史问题上随意杜撰，使不少读者以假当真，甚至以讹传讹。这类作品的一些作者遇到据实的批评时，还编出纪实创作虚构有理的怪论来强辩。因此，在精神领域产品的生产中也开展“打假”，才能澄清一些思想混乱，真正对广大读者负责，并树立起好的创作风气。

纪实文学绝不能是虚构文学

一切历史题材的作品，包括史学著述、带有文学色彩的纪实和历史小说，都有其共同要求，就是要有历史的真实性。当然它们也存在区别，那就是史学著述着重以逻辑思维的方式，把大量丰富的历史现象升华为抽象的概念给人以启示；文学纪实和历史小说则侧重以形象思维的方式，从历史现象中抽出有代表性的画面展示给读者，使人了解史实的同时也受到真实历史环境的感染。概括地说，二者都要求真实，不过一个是要晓之以理，一个是要动之以情。这些，也是唯物史观对历史题材作品的基本要求。

在记述当代史的各种作品中，对许多事情的细节说法不一，不少历史资料的真伪需要鉴别，因此在创作中无意出现一些错误不足为怪。我们所要谴责的并不是这种主观上想求实而实际上难免出现的误差，而是要抨击那种为谋利而不负社会责任、有意编造假历史的行为。当前社会上的这种造假，又集中表现在一些所谓“纪实”和“名人传记”作品中。

纪实和名人传记作品，“实”是基本要求。查现代辞典对“纪实”、“实录”的解释，都注明是现场文字记录或現地真实报道，它与小说完全是两个概念，不能允许凭空虚构。至于历史小说确实可以进行部分虚构，甚至许多带有艺术性的联想是不可少的。然而

这种艺术想象也要合乎历史矛盾与冲突的基本性质、基本态势，有充分的史料作为依据。

可是近年来有这样一些描写当代史的作品，它们既打着“纪实”和“实录”的旗号，又在不很注目的地方解释其作品是小说。这种解释，等于把作品说成“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这种从形式逻辑上说不通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需求中却容易得到解释。从广大读者的心理看，人们想知道的是真实历史，所以要打起“纪实”的招牌招徕买主；可是作者所写的许多东西又是凭想象所杜撰，发表后可能引起批评，于是又以“小说允许虚构”之名来搪塞。

例如，前几年有一本发行量较大的标明为“出兵朝鲜纪实”的《黑雪》一书，不少细节从文学角度看确很生动，从史实看却存在大量违反实情的编造。如书中所描写的周恩来访苏与斯大林谈判出兵朝鲜一事，无论谈判地点、参加人员和会谈内容都系虚构，却因其自称“有史实依据”，被不少小报和其他作品将其作为信史登载和引用。某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一书，还把这种小说虚构当成记述周恩来活动的根据，结果又有些刊物以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为根据，再次把虚构当史实来传播。这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是对纪实作品真意的曲解，如不制止并加以澄清，不仅败坏创作风气，也势必谬说流传，贻误后人。对纪实作品的这种歪曲，在文学领域中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在史学领域中更是优良史学

风气的败坏。在我国古代，正直之士就一直推崇实录性的“史家笔法”，凡出言，信为先。在革命战争年代及 50 年代，曾涌现了一大批描写战争题材的优秀纪实文学作品。许多人熟悉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却以毫无虚假夸张的真实记述，生动地向全国人民展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斗场面和英雄形象。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必须深入社会生活取得创作的源泉。即使在历史小说中，对重要人物的经历，对于重大事件的经过和时间，也是不能随意虚构和编造加工的。这种小说中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必须从历史生活的实际出发，作者还应熟悉当时的社会生活，包括了解当年的习惯、人的心理活动，乃至风土民情，才能在小说中反映出真实历史和那一时代活生生的人物。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一些自称“纪实”兼“小说”的作品，书中对历史年代和出场人物完全不顾史实而凭想象随意安排。几十年前的人们对话，使用的是现代语言；描写当时的战场，又以如今的武器和作战方式来落笔。例如在《宋美龄传》和《宋美龄海外四十年》的描述中，时间空间的安排到处是违反历史的颠倒错乱。书中描写 1950 年中国刚刚出兵朝鲜时，尼克松就作为“副总统”访台，并出现了尼克松与蒋介石夫妇的大段对话，而熟悉世界现代

史的人都应知道尼克松于 1953 年才就任美国副总统。再如，了解航空史的人都了解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首次使用直升机作战，可是描写苏联出兵东北的《东方的落日》一书中记述 1945 年的对日战争时，竟连篇累牍地描绘美军和苏军如何使用直升机在中国东北空降作战。中国最早引进伊尔 18 客机是 1959 年，周恩来总理于翌年首次乘这种飞机访问印度。而在《喜马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注：“玛”为书名中的错字，应为“马”）一书中，却描写周恩来于 1960 年就乘“波音飞机”访问印度（其实中国直至 70 年代才引进波音飞机）。诸如此类“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在历史戏剧布景中都是败笔，何况还自诩为“纪实”和“实录”呢？严格而论，这类历史赝品，根本不应称作传记和纪实，恐怕只能划入港台影视界“戏说”历史人物一类，只能在读者中起到以假乱真的不良作用。

雨果说过：“舞台上有两种东西能激进观众的热情，那就是向着伟大，向着真实。”自古以来，以政治斗争和战争为主题的历史剧目以其特有的悲壮的特色，尤其能激发观众的情绪。这类题材的作品，只要能从真实的事例中搜集到典型形象，如实地加以反映就很感人。在这方面，不需要对历史进行编造，弄虚作假的行为对艺术创作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对领袖人物的言论和决策不能随意编造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毛泽东热”，许多读者对过去知之甚少的领袖人物的活动又有好奇心，于是一些“纪实”作品着力描写“高层次”场面。其中有的作者描写重大历史事件时向壁虚构，有的作品把一些讹传当成信史。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些不了解当代史的作者按自己的想象来编造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活动和言论，以致出现大量常识性的谬误，严重歪曲了领袖形象和决策过程。社会上那些“剪刀作者”和“复印机作者”又热衷于搜集这类不实描写，拼凑贴合成新书或收入刊物，更扩大了其不良影响。

例如在描写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喜马拉雅山的雪》一书中，就凭空编造了大量毛泽东、周恩来讲话及所谓“答记者”的言谈，并杜撰出一个历史上纯属子虚乌有的“西山军事会议”。书中编造出来的“领袖言论”，出现了许多违反中国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谬误，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常识性错误，甚至把中国边界走向都说错。其中把从新疆西部穿越喀喇昆仑山通往西藏阿里的新藏公路说成是“青藏公路”，把四川西部康区的藏族说成什么“康巴族”。书中对领袖人物居住的地点，也是凭空乱写一气。虽然此书出版后就被新闻出版部门查禁，然而作者在其随后撰写的描写中苏边界冲突的《冰点下的对峙——